

新世纪德国儿童文学译丛
幽默

德国儿童文学译丛

四只疯狂的母鸡

Vier verrückte Hühner

Norbert Landa

[德]诺贝特·兰达 著

[德]克劳迪娅·德韦克 插图

纳格尔 & 金奇出版社

孙宇译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新世纪德国儿童幽默文学译丛

[德] 诺贝特·兰达 著

四只疯狂的母鸡

[德] 克劳迪娅·德丰克 插图

孙宇 译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德国儿童文学译丛/(德)诺伯特·兰达编;孙宇等
译.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3.1

ISBN 7-204-06739-8

I.德… II.①诺… ②兰… ③孙… III.儿童文学—作品集—德国—现代 IV.I516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107892号

德国儿童文学译丛

提防恐龙
六条野狗
鼠精灵拉特克
四只疯狂的母鸡

★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乌海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6 印张:14.5 字数170千字

2003年1月第一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3000册

ISBN 7-204-06739-8/I·119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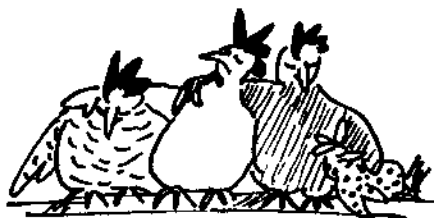
(全套四册:36.00元) 本册定价:9.0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新世纪德国儿童幽默文学译丛

[德]诺贝特·兰达 著

四只疯狂的母鸡



内 容 简 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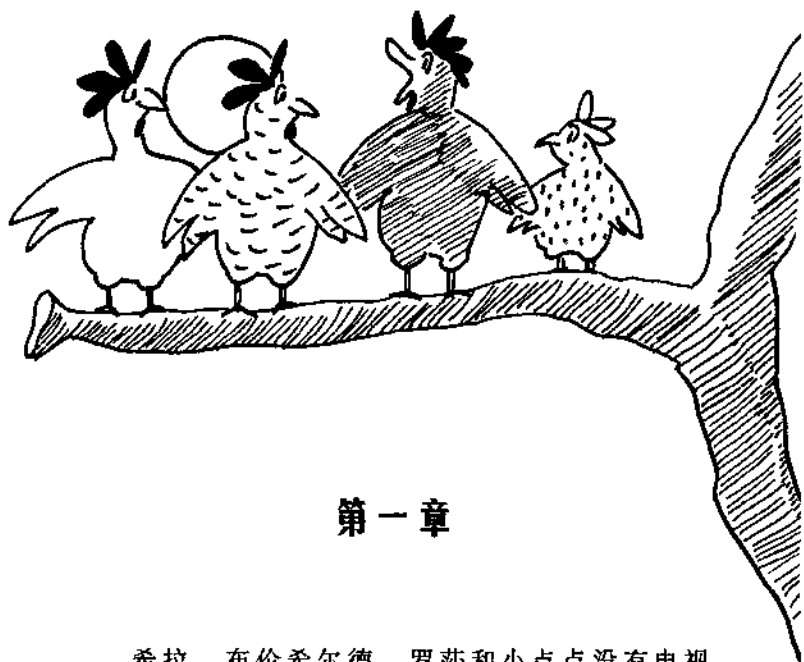
在农夫亨佩尔的院子里，幸福地生活着四只母鸡。她们是：爱唱歌的希拉、爱动脑筋的点儿，爱糊涂的罗莎和爱兴奋的布伦布尔德。

本来，这四只母鸡一点也不疯狂，可是，有一天傍晚，听说亨佩尔要杀掉她们其中的一只做鸡汤，于是，四只母鸡疯狂了！她们秘密商量着要集体逃跑，逃跑后还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……

她们的逃跑成功了吗？她们要做的大事做成了吗？她们的命运又会怎样呢？……请你快翻开书往下看吧！

生动的文笔，曲折的故事，德国作家的幽默风趣，跃然纸上。让你不由得感叹道：

“这才是写给孩子们的书！”



第一章

希拉、布伦希尔德、罗莎和小点点没有电视机。所以，她们睡觉前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看日落。罗莎打了个哈欠说：

“整天总是这个样子。”

罗莎在四只母鸡中最漂亮，羽毛也最红，所以她的话在农夫亨佩尔家的庭院里很管用，至少是在四只母鸡里面。可是这次希拉不干了：

“是这样，我觉得，有些东西越看越美，比如说日落吧，还有诗歌。你们听听这首诗：

日落西山，
时光短暂，
日复一日，
让我喜欢。”



希拉挺有诗意，也非常喜欢诗歌，特别喜欢自己作的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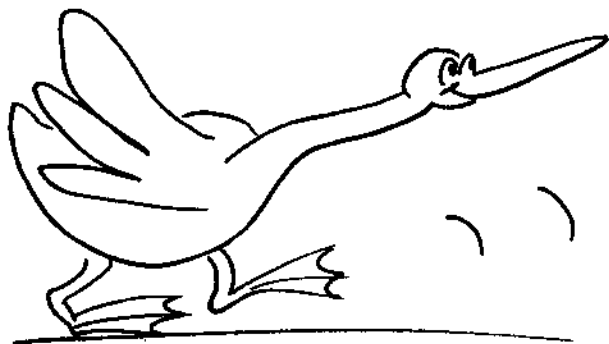
“真棒啊！”布伦希尔德说。可是她指的不是日落，也不是希拉的诗，而是刚从路口拐过来的嘎嘎鹅汉斯。布伦希尔德喜欢嘎嘎鹅汉斯，因为他很强壮，毛色雪白，还有一双大翅膀。

“晚上好啊，宝贝儿们！”嘎嘎鹅汉斯说。

“别挡着我！”点儿叫道。点儿本来叫小点点，可是大家都叫她点儿，因为她的个头儿实在太小了。

点儿讨厌嘎嘎鹅汉斯，因为在她的眼里，他那么胖，毛色那么白，还有那么一双大翅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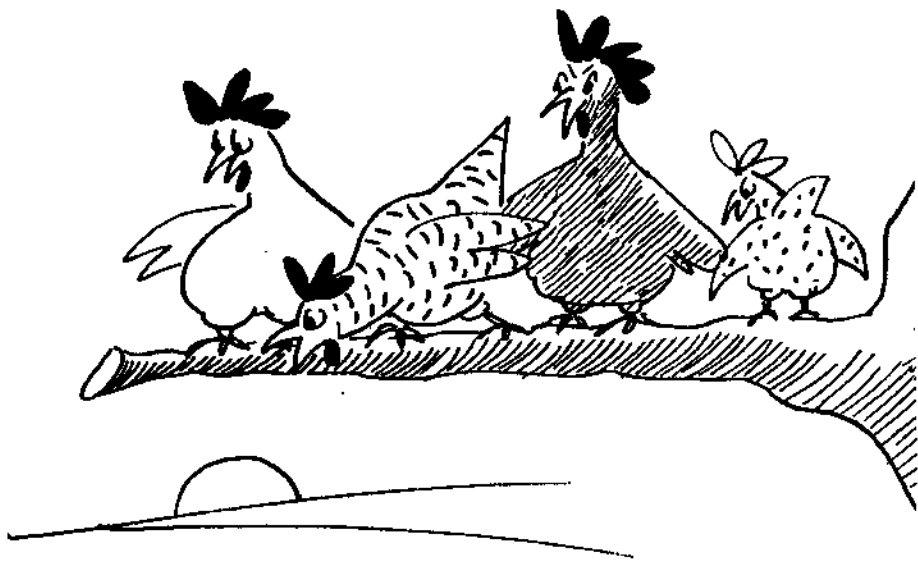
“哎呀，”嘎嘎鹅汉斯一副受委屈的样子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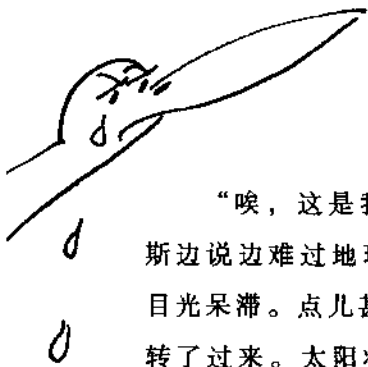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我来这里，本来是想告诉你们一件事的。”

“让他说！”布伦希尔德大声说，“对，就让他说说吧。”依偎在一起的罗莎和希拉也随声附和；只有点儿看也不看汉斯。可是，没有办法，点儿不听也得听。嘎嘎鹅汉斯叹息道：“多么壮观的日落，可又是多么让人伤心的事情啊。”

“什么？”希拉、布伦希尔德和罗莎齐声叫道。“有什么可伤心的？”就连点儿一时也忘记了日落。





“唉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共进晚餐了！”汉斯边说边难过地环视着四周。母鸡们心神不宁，目光呆滞。点儿甚至把头从正在落山的太阳那里转了过来。太阳将最后一抹余辉泼洒在鸡舍上，但是谁也无心再看一眼。嘎嘎鹅汉斯又继续说道：

“难道你们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明天亨佩尔家要做鸡汤。你们谁也别不信。我也是偶然听到的。”汉斯深深地叹了口气，然后转身要走，又说：

“唉，说不定根本没有这回事。现在什么闲话都有，别往心里去。再次祝你们晚安。”

汉斯说完，摇摇摆摆走远了。太阳这时已经完全落尽。暮色笼罩着庭院。希拉、布伦希尔德和罗莎蜷缩在土堆里，好久默默无语，一动不动。点儿也不敢问她们。

终于，四只母鸡奔进昏暗的鸡舍，扑拉着翅膀飞到她们栖息的木杆上。直到这时，点儿才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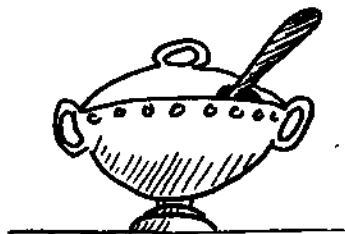
开口说话：

“鸡汤难道那么难喝吗？我们鸡得到点儿汤喝，也不会坏到哪儿去吧。”

一片寂静。最后罗莎清了清嗓子：“你告诉她，希拉！”她嘟囔着。

“诗人怎么说的？”希拉严肃地说：

“晚霞，晚霞，
明天小鸡被杀。”

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点儿高声叫道。

“唉，”布伦希尔德叹道，“让我怎么跟你说呢。鸡汤不是给鸡喝的汤，而是用鸡做的汤。就是说，明天我们其中的一个要被杀掉。”

“不要！”点儿喊了起来。



“没错！”罗莎叹息着。“人真讨厌！把鸡的尸体放进水里熬，然后喝汤。”

点儿惊呆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昏暗的鸡舍里再次陷入寂静。

“我们至少应该知道，”片刻后，黑暗中从左下方传来布伦希尔德的声音，“倒霉蛋是谁，然后我才能踏踏实实睡觉。”她想了想又说：“总之不会是我”。

“哎，”这是罗莎的声音，“我有个想法。假如我们中的一个自愿去……去做汤，那我们大家就平安无事了，对吗？”

“或者我们抽签决定！”希拉提议。

没有回应。谁也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。甚至包括希拉自己。她咳嗽一声，尴尬地说：“请原谅，我不该这样说。”

这时候，月亮爬上夜空。惨淡的月色投入鸡舍，点儿终于忍不住了：

“不行！既然我们中的一个要被杀掉，那为

什么我们大家现在不一起逃跑呢？”

罗莎、布伦希尔德和希拉犹豫着。这可是个难于回答的问题，她们还从来没有想过。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……因为……就是说……对，干嘛不试试呢？

“没错！”罗莎叫道。“对，我有个计划。我们四个要团结一致，一块儿溜掉，当然还要带上点儿，虽然她还小，只要我们离开这儿，就能实施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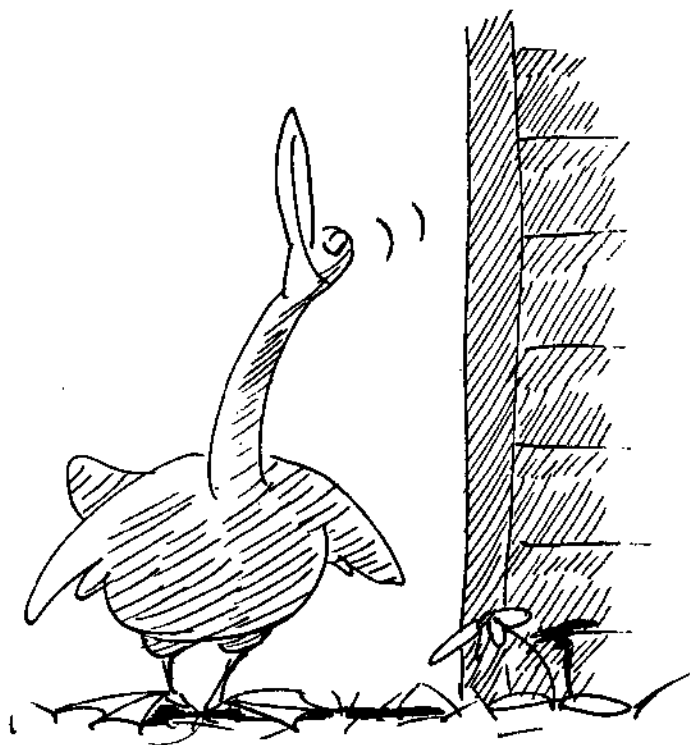
“太棒了！”希拉激动得大叫起来。“我们逃跑，组成一个真正的团伙！”

“嘘，小声点儿！”罗莎悄声说道。“一言为定。我们黎明就出发，要团结一致。大家为一个，一个为大家。现在睡觉吧，安静！”



只有布伦希尔德还不完全赞同。她低声嘟囔着什么“自愿最好”，然后也试着入睡。





她们当然不会料到，嘎嘎鹅汉斯这家伙偷听到了她们的谈话，正急匆匆穿过洒满月光的庭院，去敲农夫亨佩尔的卧室窗户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！”亨佩尔吼道。

“母鸡们要逃跑，”嘎嘎鹅汉斯压低嗓门，“明天一早。她们四个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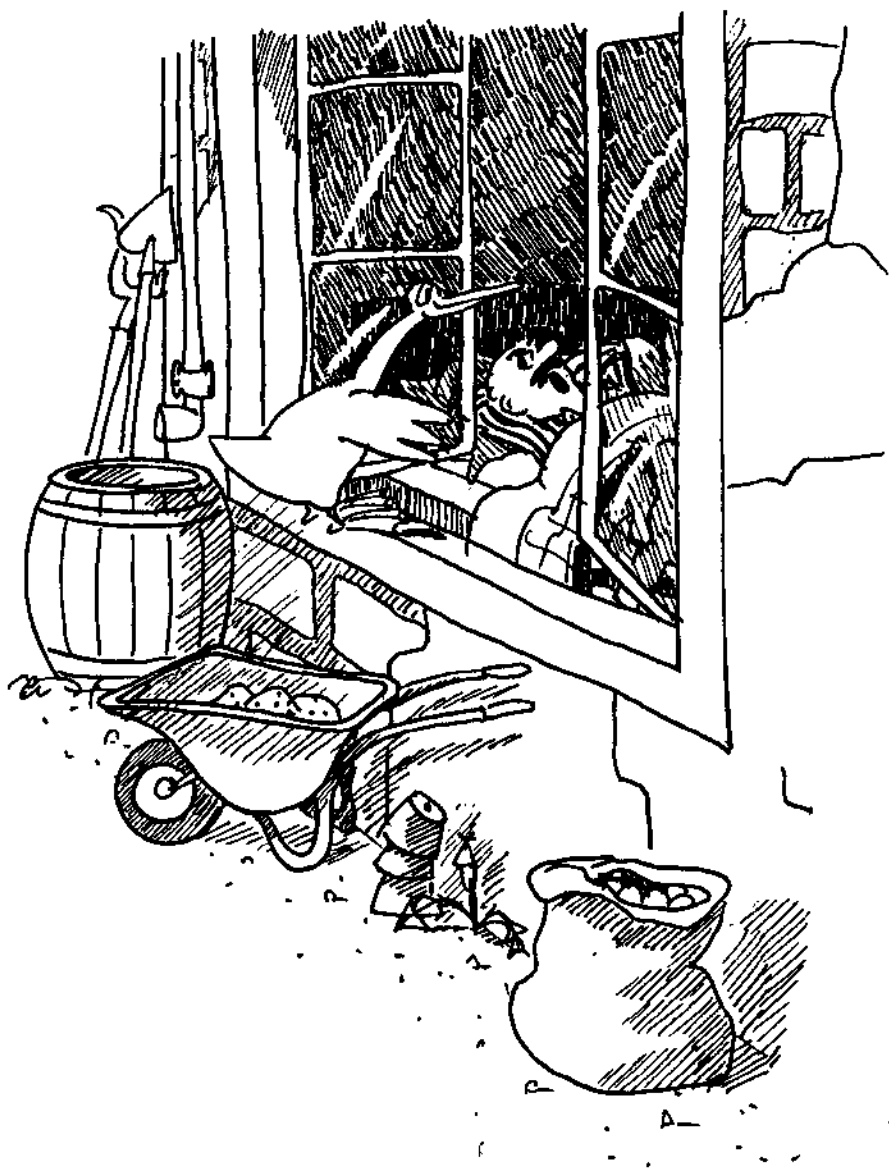
“胡扯！”农夫嘟囔一声，在床上翻了个身。他不能想象母鸡为什么要逃跑。能生活在他家，她们应该感到幸福。

“喂，别睡觉啦！”汉斯接着低声说，“母鸡们要逃跑，是因为她们相信明天要熬鸡汤！”

“明天根本不熬鸡汤。明天做土豆沙拉！”

“可是母鸡们，”汉斯说，“不知听谁说的。反正天一亮就逃跑，这是我亲耳听到的！”

“哼，这帮忘恩负义的小畜生！”农夫骂道，然后起身拧亮灯，穿上拖鞋，踢哩踏拉地去上厕所。借着抽水马桶的哗哗声，嘎嘎鹅汉斯乐得手舞足蹈。“这回她们可栽在我手里了！”他嘎嘎笑了起：“有乐子好看喽，真叫开心啊，嘎嘎嘎！”



嘎嘎鹅汉斯当然没有料到，母鸡们根本没有睡觉。她们实在太兴奋了。

“我兴奋死了！”布伦希尔德似乎觉察到什么，透过鸡舍窗户向外凝视。“我感到难受，睡不着。农夫亨佩尔也不会睡觉。他刚刚开了灯。”她惊呆了。远处传来吧哒吧哒的声音，声音很轻……会不会是农夫亨佩尔正在磨刀？不祥之感向她袭来：啊，水声——他正在向锅里倒水？

“不好！”布伦希尔德喘着粗气，“现在要来抓我们了。快跑吧！”

约好了似的，四只母鸡从木杆上扑通扑通跳下来；动作又快又轻，就像有人把三只坐垫扔到地板上，然后又扔了一个小的。

